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

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院子之內，只聽堂官說道：「爺上吃著這魚可配口麼？如若短什麼調和，只管吩咐，明早叫灶上的多精點心。」韓爺道：「很好，不用吩咐了，調和的甚好。等我好了，再謝你們吧。」堂官道：「小人們理應伺候，如何擔的起謝字呢。」剛說到此，只聽院內說道：「哎喲，二哥呀！你想死小弟了。」堂官聽罷，端起盤子，往外就走。蔣四爺便進了屋內，雙膝跪倒。韓爺一見翻轉身，面向裡而臥，理也不理。蔣爺哭道：「二哥，你惱小弟，小弟深知。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訴說明白了，就死也甘心的。當初五弟所做之事，自己逞強逞能，不顧國家法紀，急的大哥無地自容。若非小弟看破，大哥早已縊死在廂房牆外了。二哥，你老知道麼？就是小弟離間二哥，也有一番深心。凡事皆是老五作成，人人皆知是錦毛鼠的能為，並不知有姓韓的在內。到了歸結，二哥卻跟在裡頭打這不明不白的官司，豈不弱了徹地鼠之名呢？再者小弟附和著大哥，務必要拿獲五弟，並非忘了結義之情，這正是救護五弟之意。二哥難道不知他做的事麼？若非遇見包恩相與諸相好，焉能保的住他毫無傷損，並且得官授職？又何嘗委屈了他呢。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，朝夕聚首，原想不到有今日。既有今日，我四人都受皇恩，相爺提拔，難道就忘卻了二哥麼？我兄弟四人在一處已經哭了好幾場。大哥尤為傷懷，想念二哥。實對二哥說吧，小弟此番前來，一來奉旨欽命，二來包相鈞諭，三來大哥的分派。故此裝模作樣，扮成這番光景，遍處找尋二哥。小弟原有一番存心，若是找著了二哥固好；若是尋不著時，小弟從此也就出家，做個負屈含冤的老道罷了。」說到此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。他卻偷著眼看韓彰，見韓爺用巾拍抹臉，知是傷了心了，暗道：「有點活動了。」復又說道：「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。二哥反惱小弟，豈不把小弟一番好心，倒埋沒了？總而言之，好人難作。小弟既見了二哥，把曲折衷腸訴明，小弟也不想活著了，隱跡山林，找個無人之處，自己痛哭一場，尋個自盡罷了。」說到此，聲咽音啞，就要放聲。

韓爺那裡受得，由不得轉過身來道：「你的心，我都知道了。你言我行事太毒，你想想你做的事，未嘗不狠。」蔣爺見韓爺轉過身來，知他心意已回，聽他說：「做事太狠」，便急忙問道：「不知小弟做什麼狠事了？求二哥說明。」韓爺道：「你誣我藥，為何將兩丸俱備拿去，致令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？這不是做事太狠麼？」蔣爺聽了，「撲哧」一聲笑了，道：「二哥若為此事惱我恨我，這可錯怪小弟了。你老自想想，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方，當初若不將二丸藥掏出，如何裝的下那封字柬呢？再者，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，能夠知道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，我二哥受藥鏢，必要用此解藥。若早知道，小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，預備給二哥救急幾，也省的你老恨我咧。」韓爺聽了也笑了，伸手將蔣爺拉起來，問道：「大哥三弟五弟可好？」蔣爺道：「都好。」說畢，就在炕邊上坐了。彼此提起前情，又傷感了一回。

韓爺便說：「與花蝶比較，他用閃身計，是我一時忽略，故此受了他的毒鏢，幸喜不重。趕回店來，急忙配藥，方能保得無事。」蔣爺聽了，方才放心，也將鐵嶺觀遇見胡和泄機，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，誰知解救的卻是龍濤；如何刺死吳道成，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，他在鋼刺下逃脫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韓爺聽了歡喜無限，道：「你這一刺，雖未傷他的性命，然而多少劃他一下，一來驚他一驚，二來也算報了一鏢之仇了。」

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聽外面進來一人，撲翻身就給韓爺叩頭，倒把韓爺嚇了一跳。蔣爺連忙扶起，道：「二哥，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濤龍二。」韓二爺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恕我有賤恙，不能還禮。」龍濤道：「小人今日得遇二員外，實小人之萬幸。務懇你老人家早早養好貴體，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，這便是愛惜龍濤了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蔣爺道：「龍二，你只管放心。我等二哥好了，身體強健，必拿花賊與今兄報仇。我蔣平也是要助拿此賊的。」龍濤感戴不已。從此蔣爺服侍韓爺，又有龍濤幫著，更覺週到。鬧了不多幾日，韓爺傷痕已愈，精神復元。

一日，三人正在吃飯之時，卻見夜星子馮七滿頭是汗，進來說道：「方才打二口里堡趕到此間，已然打聽明白，姓花的因吃了大虧，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緊，到處有線，難以住居，他竟逃往信陽，投奔鄧家堡去了。」龍濤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好趕到信陽，再作道理。」便叫馮七參見了二員外，也就打橫兒坐了，一同吃畢飯。

韓爺問蔣爺道：「四弟，此事如何區處？」蔣爺道：「花蝶這廝萬惡已極，斷難容留。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，一來除了惡患，二來與龍兄報了大仇，三來二哥到開封也覺有些光彩。不知二哥意下如何？」韓爺點頭，道：「你說的有理。只是如何去法呢？」蔣澤長道：「二哥仍是軍官打扮，小弟照常道士形容。」龍濤道：「我與馮七做個小生意，臨期看勢作事。還有一事，我與歐陽爺丁大官人原有舊約。如今既上信陽，須叫馮七到菜花村送信才是，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灶君祠奔馳。」夜星子聽了，滿口應承，定准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。龍濤又對韓蔣二人道：「馮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。明日我先趕赴信陽，容二員外多將養幾日。就是你們二位去時，一位軍官，一位道者，也不便同行，只好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。」蔣爺深以為是，計議已定，夜星子收拾收拾，立刻起身，竟然奔菜花村而來。

且言北俠與丁大爺來到菜花村，盤桓了幾日，真是義氣相投，言語投機。一日提及花蝶，三人便要赴灶君祠之約。兆蘭兆蕙進內稟明瞭老母。丁母礙著北俠，不好推托。老太太便立了一個主意，連忙吩咐廚房預備送行的酒席，明日好打發他等起身。北俠與丁氏弟兄歡天喜地，收拾行李，分派人跟隨，忙亂了一天。到了掌燈時，飲酒吃飯。

直到二鼓，剛然用完了飯，忽見丫環報來道：「老太太方才說身體不爽，此時已然歇下了。」丁氏弟兄聞聽，連忙跑到裡面看視，見老太太在帳子內，面向裡和衣而臥。問之不應。半晌方說：「我這是無妨的，你們幹你們的去。」丁氏弟兄那裡敢挪寸步，伺候到四鼓之半，老太太方解衣安寢。二人才暗暗出來，來到待客廳。誰知北俠聽說丁母欠安，也不敢就睡，獨自在那裡果等音信。見了丁家弟兄出來，便問：「老伯母因何欠安？」大爺道：「家母有年歲之人，往往如此，反累吾兄掛心，不得安眠。」北俠道：「你我知己兄弟，非比外人，這有什麼呢。」丁二爺道：「此時家母業已安歇，吾兄可以安置吧。明日還要走路呢。」北俠道：「劣兄方才細想，此事也沒甚要緊，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去。何況老伯母今日身體不爽呢。就是再遲兩三日，也不為晚。總是老人家要緊。」丁氏昆仲連連稱：「是。且到明日再看。」彼此問了安置，弟兄二人仍上老太太那裡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丁大爺先來到廳上，見北俠剛然梳洗。歐陽爺先問道：「伯母后半夜可安眠否？」兆蘭道：「托賴兄長庇蔭，老母后半夜頗好。」正說話間，兆蕙亦到，便問北俠：「今日可起身麼？」北俠道：「尚在未定。等伯母醒時，看老人家的家景，再做道理。」忽見門上莊丁進來，稟道：「外面有人姓馮的，要求見歐陽爺丁大爺。」北俠道：「他來的很好，將他叫進來。」莊丁回身，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，自說道：「小人夜星子馮七參見。」丁大爺問道：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馮七便將龍濤迫下花蝶，觀中遭擒；如何遇蔣爺搭救，刺死吳道成，驚走花蝶；又如何遇見韓二爺；現今打聽明白，花沖逃往信陽，大家俱定准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的話，述說了一回。北俠道：「你幾時回去？」馮七道：「小人特前來送信，還要即刻趕到信陽，同龍二爺探聽花蝶的下落呢。」丁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也不便留你。」回頭吩咐莊丁，取二兩銀子來賞與馮七。馮七叩謝道：「小人還有盤費，大官人如何又賞許多。如若沒有什麼吩咐，小人也就要走了。」又對北俠道：「爺們去時，就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。」北俠道：「是了。我知道了。那廟裡方丈慧海我是認得的，手談是極高明的。」馮七聽了，笑了一笑，告別去了。

誰知他們這裡說話，兆蕙已然進內看視老太太出來。北俠問道：「二弟，今日伯母如何？」丁二爺道：「方才也替吾兄請了安了。家母說：『多承掛念！』老人家雖比昨日好些，只是精神稍減。」北俠道：「莫怪劣兄說。老人家既然欠安，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。況此事也沒甚要緊。依我的主意，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陽，一來不至失約，二來我會同韓蔣二人再加上龍濤幫助，也可以敵的住姓花的了。二位賢弟以為何如？」兆蘭兆蕙原因老母欠安，不敢遠離，今聽北俠如此說來，連忙答道：「多承仁兄指教。我二

人惟命是從。待老母大癒後，我二人再趕赴信陽就是。」北俠道：「那也不必。即便去時，也不過去一人足矣。總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緊。」丁家弟兄點頭稱「是」。早見伴當擦抹舊椅，調開座位，安放杯箸，擺上豐盛的酒席。這便是了母吩咐預備饒行的。酒飯已畢，北俠提了包裹，彼此珍重了一番，送出莊外，執手分別。

不言丁氏昆仲回莊，在家奉母。單說北俠出了菜花村，上了大路，竟奔信陽而來。沿途觀覽山水，一日來到信陽境界，猛然想起人人都說誅龍橋下有誅龍劍。「我雖然來過，並未賞玩。今日何不順便看看，也不枉再游此地一番。」想罷，來到河邊泊船之處僱船。船家迎將上來，道：「客官要上誅龍橋看古蹟的麼？待小子伺候爺上賞玩一番，何如？」北俠道：「很好。但不知要多少船價？須要說明。」船家道：「有甚要緊。只要客官暢快喜歡了，多賞些就是了。請問爺上是獨游，還是要會客呢？可要火食不要呢？」北俠道：「也不會客，也不要火食，獨自一人要遊玩遊玩，把我渡過橋西，河神廟下船，便完事了。」船家聽了，沒有什麼想頭，頓時怠兒慢兒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要單座兒了。我們從早晨到此時，並沒開張。爺上一人，說不得走這一遭兒吧。多了也不敢說，破費爺上四兩銀子吧。」俗語說的「車船店腳牙」，極是難纏的，他以為拿大價兒把歐陽爺難住，就拉倒了。

不知北俠如何，下回分解。